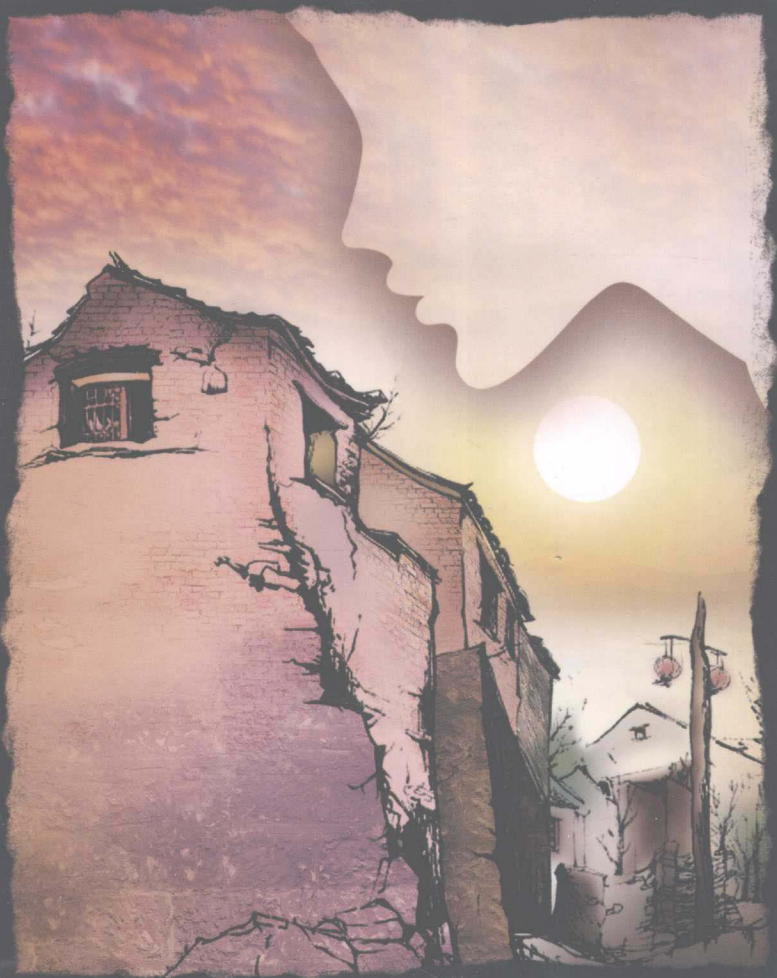




红颜传

李永忠 著

花城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



红颜传

李永忠 著

花城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红颜传 / 李永忠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60-6124-8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451号

责任编辑：黎 萍

封面设计：郭士心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中福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32.5
字 数 70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宜昌市镇镜山住着一支水利大军，他们是为修建长江葛洲坝枢纽工程从天南地北汇集在一起的，其间有一个人小名唤作花子，毕业于高等学府，满腹经纶，但命运不济，混在工人堆里，成天以镐耙为生。

一日，那花子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到南津关游玩。这南津关是一个只有十多户的小镇，地处西陵峡口，碧绿的下牢溪从这里流入长江。到了南津关就如到了真如福地，这里花草繁茂，绿树成荫，无啸无尘，清静而又寂静；那一座座山峦，披红挂绿直插云天，每一座山就是一个甜蜜的梦，一首美丽的诗。站在山顶一望，长江就像一条银龙穿山破谷蜿蜒而来，一过关口，便像出笼之鸟，白浪滔天，滚滚而去，那大江东去的态势，一洗人生的荣辱，使你乐而忘返。花子们去的这一日，正是阳光普照，和风拂面，山明水秀的最佳日子，大家或登岩或临江，对景抒怀，心旷神怡，欢笑不已。

正当大家指点江山，直抒胸臆的时候，一只大客轮顺流而来，后面还尾随着一大群拖轮，马达声、汽笛声响彻云霄。搭在花子肩上的胖胖，便摇头晃脑起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刚念完，只听“啪”的一下，胖胖屁股挨了一巴掌。他龇牙咧嘴，做了一番丑态，哭丧着脸：“你，你干吗打人呀你？”伶俐明快的瘦瘦说：“谁叫你扯谎？”

“这可是冤哉枉哉，背李白的诗怎么是扯谎？”胖胖像求助似的望着大家。花子笑了，推着胖胖说：“打得好，打得好。你虽然触景生了情，却有情无诗，不合时宜地硬搬古人的东西。你看看，过去的这些轮船可算得轻舟？你听听，除了战天斗地的锣鼓声，何处听猿声？”

胖胖一拍头：“哎呀，我的好哥哥们也，山大无柴，别看我这块头，肚里可全装的是粪，哪能像你们那样想的周到？能胡乱念两句诗已是不错了，现时的中国人能像我这样的恐怕为数不多，他们就知道‘东方红，太阳升……’”

瘦瘦一跌脚：“别胡吹了，小心你的狗头！”

胖胖吐了一下舌头，接着便七弯八扭地跳起忠字舞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正在江边扒沙窝的杨玲瞋了他一眼：“别做酸作了，我们这里又无人去告密，用得着你狐眉狐眼？你还是快去抓条鱼为是，我的堰塘已修好了。”

“我看看。”胖胖故意昂着脸走过去，一大脚便将玲玲挖的沙坑踩塌了，自己的鞋也陷进沙窝里去了。

玲玲拍着手大笑：“活字下面加个字，活字下面加个字！”

胖胖一本正经地说：“加个什么字？是美还是好？”

玲玲指着他的背脊骨：“活该！”大家都笑了。

玩了一阵，大家倦了，有的歪在沙滩上，有的躺在草坪上小憩。

那花子虽然生得比较孱弱，目前又染肝疾，很是力不胜人；但他生性坚韧，惯于登峰走险，目及世界。此时，他竟撇了众人，独步向三游洞山顶奔去。三游洞因陆游、白居易、苏轼等人曾先临于此而得名，以前叫什么名字就无从考查。洞生得奇特，山也奇特，凡到宜昌来的人，大都要到此一游，借于观看山川的雄姿。

不一会，他爬上了山顶，在山上拣一块明净的大石坐下来，一面用衣服扇着汗，一面朗朗念道：“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向东看：白云黄鹤；向西看：巴山蜀水，天远地阔，六合耀辉。啊！这就是我的祖国，悠悠五千年，子孙繁衍，香火不绝。我多么幸运，竟生在这样一个国土上，虽然命运坎坷，也决不气馁。这花子生在汉江沿岸一个小村子里，鸟语花香的土地，养育了他感情丰沛的性格，平常本就爱激动，眼下被这大好河山一撩，那五内便沸沸扬扬起来，思绪就像一匹红鬃烈马，在自由王国里肆意奔驰：一会儿唐宋元明清，一会儿眼下的四海翻腾；一会儿拉美、东南亚，一会儿非洲和中东；北国风光，南国风情，家乡的芳径，校园的雨声，此消彼起，此起彼伏，也不知跑了多少时候，酸甜苦辣，嬉笑怒骂，一次又一次侵蚀肌体，冲击喉管。

“嘎！”这马忽然在人生的驿站停下来了。万事皆有可能，这花子怕的就是这一着——他对自己的人生非常不满。他经常想：自己本是一个衣不中身，食不中口的穷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养育我成了大学生，祖国那样不惜血本，是希望自己能够挑大梁；父母吃尽了千辛万苦，把他们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了自己，他们作出那样大的牺牲，是希望自己能叱咤风云；还有老师的苦口婆心，亲友的炽热眼睛，都巴望我有一番作为。可是几十年来庸庸碌碌，一事无成，上负了祖国的养育之恩，下逆了亲人的殷盼之意，活于今日天地之间，实在有愧。一个人不考虑他生前身后事，不思虑他在社会上应占的地位和应对人类作出的贡献，那就是十足的愚民。

古人云：“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掷梭。”人世光荣是很快的。仿佛昨日，自己还是翩翩一少年，颜如玉，发如漆，现在鱼尾纹已爬近了鬓角，三十几了矣。人过半辈，尚如此无树无立无功无德，再不崛而起之，势必与草木同朽，与鸟兽成灰，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一个人最惬意的应当是：当他百年归天之后，他所走的道路，所创的业绩，与山长青与水长绿，为后代所称颂所怀念。他很知道自己才疏学浅，要登此道，真是“难于上青天了”。但能因这先天不足，后天缺运而浑浑噩噩过一辈子吗？不能！不能！

天空瓦蓝瓦蓝，大地诗情画意，一只苍鹰忽上忽下凌空盘旋，长江闪闪烁烁跳动着生命的琴弦。这时花子忽然想起了两句唐诗，那诗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的，我现在虽然韶华近逝，又有疾病缠身，但生命犹存，智识犹在，不悔无

益，悔也无益，我何不学这春蚕，学蜡炬，毅然奋起，将有生之年，尽化为血，化为甘露，哪怕浇灌祖国一枝野玫瑰也是好的呢？人生的道路，说长即长，说短便短，一切要看自己了。我虽然身处逆境，但仍春意盎然，哀怨人生是没有道理的，自我消沉更是自取灭亡之道，我不能坐等坟墓！上九天揽月吧！下五洋捉鳖吧！一定要叫生命发出即使不是金子般的光彩，也一定是沙粒一样的光泽！

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寻上山来了。

“好哇，你玩得不打紧，叫我们好找，看我给你点颜色看看！”胖胖跑过去一把将花子的胳膊反过来，“告饶不告饶？还背着我们想心思吗？”

瘦瘦过去假意解交说：“算了，胖胖，在这天境般的世界中，想想何时共剪窗烛是应该的，你又何必搅乱一枕黄粱？”

花子扭着身子说：“快别瞎扯了，牛郎织女的生活早已习惯，还想什么呢，我是在看书。”

胖胖真的看到他口袋里装着一本书，便丢了胳膊，一把把书抢过来：“什么谈情说爱的东西？该不是薛平贵回窑吧？”他把书翻转来一看，指着花子的鼻子说：“好啊，走，到革命委员会里去，你竟敢看这四旧书！”瘦瘦、玲玲凑拢来一看，笑着说：

“嘿！难得的好书！现在可是大海里捞针，你是怎样得到的？也借给我们看看吧？”

胖胖手一摆：“我说你们啦，都是不成器的货，《红楼梦》全是些扭扭捏捏酸味十足的公子小姐，又不打又不杀的，么看头？”

瘦瘦说：“你莫放氮气，妄评名著。这可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此书为最佳！”

“哈哈！别胡扯精了，我知道你的外号是宝二爷，你是怕别人贬你，所以你就褒这本书，潇湘妃子，你说对不对？”他边说边用眼睛去瞟玲玲。玲玲脸红了，说：“只有胖胖会胡说八道。《红楼梦》就是了不起，它再现了那个时代，使我们读了就知道当时的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多不容易！”

胖胖扯一根青草在嘴里边咬边吐说：“反正我不喜欢这些谤古非今的东西，我喜欢的倒是你们长沙马王堆的一号汉墓，里面富有弹性的女尸和诸多文物，都是两千多年前留下来的，最说明当时的问题，不像《红楼梦》影影绰绰，似有似无，欲信难信。”

花子趁胖胖正在高谈阔论之时，复一把把书抢了回去：“你这个机械唯物论者，拜物主义，既然不谙此道，还是把书给我吧，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哪里全是四旧！告诉你，实物固然重要，但终久是要毁坏的，再说一鳞半爪的东西，怎能研究当时的社会现状？只有正史、野史、文杂有持久的生命力！”

胖胖急了：“哎呀，你们怎么当真了呀？我是开玩笑的。其实我从心眼里喜欢《红楼梦》，可惜只看了个前四十回，花子，行行好，就将这第二本借给我看看吧，保证两天还你！我经常在想：我们这些人都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地狱，一个天堂，年代久

远了，还不知子孙后代怎样议论我们呢？也许为一件小事争得面红脖子粗，好的说成坏，坏的说成好。我们也有一本新的《红楼梦》就好了，后辈们研究我们今天就可省不少精骨。”

瘦瘦和玲玲拍手叫好：“看不出胖胖臭皮袋里还有不少‘私文’，讲的好！花子，你是我们的秀才，立个志愿吧。想那曹雪芹先生，生于乱世，处于厄运，有何力量之源泉哉？但他栉风沐雨，为后代留下了惊天动地的华章！我们现在处于盛世，有祖国的关怀，同志的辅成，你又读书破万卷，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我们想你也有可能玉堂金马登高第！”

花子拱了拱手：“过奖了，不敢当，我虽有点文化，但长期弃而不用，已是混同一般老百姓了。不过，我这个人不甘寂寞，觉得奋斗才是人生，我早就想以我们的家乡为题材……”

胖胖抢着说：“你们县城出过一个皇帝，听说那宫殿用的琉璃瓦、菜花砖就是在你们村子附近烧的，风水不错，可歌可泣的人一定很多。”

花子说：“能上书的材料可是不少。但我才华平庸，一是怕中道辍止，二是怕吟罢低眉无处写，那不徒损精髓吗？”

玲玲沉吟了一会，面带愁容地说：“这倒是个事，小人物能做成一件事，万里不能挑一，看看唐诗宋词的作者，有几个不是高官厚禄的？真正的一个老百姓也没有。但一个人要想成一番事业，就不能考虑太远太细，希望其有，希望其无，大凡一件事的成功，有时在预料之中，有时又不在预料之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是他死了多年才问世的，曹雪芹也是半生潦倒嘛！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辉煌，我看你还是鼓起勇气来，写！”

瘦瘦问：“有腹稿吗？”

花子笑着说：“尚谈不上。但肚里材料还有一些的，因为涉及的年轻人较多，将来的书名想叫‘红颜传’。”

胖胖喜得一跳三尺高：“你要是成名了，我们也不枉做了你一趟朋友。我先挂号，写好了我第一个拜读！让他们都排在我的后面！”

“这尚属水中月，镜中花，成了再说吧！”花子忽然看到前面有一片桃花，火红火红，异常壮观，他笑着朝那花丛奔去：“都是你们，尽扯这些无聊的事，分散了我们的赏春注意力！一切闲话收起，继续我们的春游吧……”

于是，他们手拉手并肩地遨游在鄂西崇山峻岭间，而那花子已是浮想联翩，漫步在那已逝的年华岁月之中……

目录

第一章	阴阳混	1
第二章	暮云沉	11
第三章	情切切	20
第四章	痛深深	29
第五章	劫连环	37
第六章	煞纵横	45
第七章	酸酸年	54
第八章	萧萧春	66
第九章	姐弟嫁	75
第十章	夫妇沦	81
第十一章	乌雀还	88
第十二章	鸳鸯叹	97
第十三章	鹰抓兔	107
第十四章	凤配鸾	115
第十五章	风云变	124
第十六章	倭寇膺	130
第十七章	血泪仇	138
第十八章	沧浪翻	145
第十九章	杏花雨	158
第二十章	芙蓉泪	166
第二十一章	喜佯佯	174
第二十二章	骇四方	181
第二十三章	春江咽	190
第二十四章	田园餓	197
第二十五章	念奴娇	206
第二十六章	三从良	215
第二十七章	良家倾	223
第二十八章	春有望	232
第二十九章	病中吟	241

第三十章 二鳳殃	248
第三十一章 老少配	256
第三十二章 万腹摧	263
第三十三章 子规殇	270
第三十四章 天网坠	277
第三十五章 高门腥	284
第三十六章 精品瘁	291
第三十七章 鬼门关	299
第三十八章 花溅泪	306
第三十九章 鸟惊心	315
第四十章 鸾镜殖	323
第四十一章 虾啃泥	335
第四十二章 胜利泣	342
第四十三章 破阵子	352
第四十四章 他乡遇	360
第四十五章 普天乌	368
第四十六章 黄鹤去	376
第四十七章 上弦月	386
第四十八章 风雨夕	396
第四十九章 二进宫	406
第五十章 乱世聚	415
第五十一章 天灯痛	423
第五十二章 财生疯	431
第五十三章 凌迟刷	439
第五十四章 四姻空	448
第五十五章 蛇缠人	458
第五十六章 人成弓	466
第五十七章 八世缘	473
第五十八章 老太终	481
第五十九章 魔翩跹	489
第六十章 天欲红	499
后 记	508
李永忠之李氏宗谱	510

第一章 阴阳混

隆冬的上午，薄雾刚刚收起，晨光熹微中，一丝丝残留的轻纱，还不时在眼前飘动，春江波光粼粼从北方流来，又星星闪闪向南方流去，帆走鱼翔，众鸥戏风。

远眺：春江平原，平平漠漠，无垠无涯，江山万里，眼空无物；

近看：枯树乱藤，颓垣矮茅，三五荒芜村庄子子而立。

一只孤鸿呜咽着飞过穹苍，声音凄清婉约。鸿羽下，沿着春江，一条若明若暗的小路，弯曲在芦花纷飞的芦苇里，伸展在垅垅黄瘦的麦苗中，时有雉兔野狐穿过。

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某一天，一个满面污垢的青年挑着一担木炭，在小路上艰难地走着，想到马上就要到家，心里有些喜欢，但这次出门九死一生的遭遇，又使他感到人生的无常。一边走，脑海里一边闪现着那惊魂的一幕幕。

那是个八月初九的日子，他带了些炒面准备进山给人挑脚或者是烧炭，五口之家，这一冬一春是很要些粮食糊口的，虽才八月，家里收的几颗粮食早已被交了公粮了，不出外谋生是不行的。中秋节是不能过了，穷人没有力量过端阳、重阳之类的节日。他母亲见儿子又要去远方受苦，心里老酸老酸的，说道：“儿呀，晚两天再走吧，今天初九哩，老古话‘七不出门八不归九的出门惹是非’，还是选个黄道日子走为好。”他父亲却说：“初二初三，路儿不干，月逢初四雨，一个月只有九天晴，这个月初二初三初四都下了雨，好不容易今天晴了，就让他走吧。”他的妻子寒露和孩子希奇送他到村外。妻子对他说：“都是我母子连累了你，你在外多保重，不要太苦了自己。”

行了两天到了大绿山脚下的茅草畈，少不得住破窑，蹲屋檐，寻了好几天才寻到了一件事做，主人家姓陈，对他很不错，只叫他赶牛车将炭拖到官庄集上去卖，一天能挣二三升粮食。

这一天他又驾着牛车向官庄赶去。由于人有了个着落，他是很高兴的，加上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他唱着笑着，把鞭梢甩得叭叭叭地响，“南风没有北风凉，家花没有野花香，野花虽香不长久，家花不香寻常有……”车轱辘随着他的歌声悠转着。

因路上车子坏了几次，耽搁了不少时间，上了草原口子太阳已经偏西好远了，他加足牛力，正想加速前进，却不防前面有一个人将他的路给拦住了。一看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生得很是飘逸，两眼水晶晶像会说话似的，嘴唇又红又薄，白皮肤高挑个，只是走路一拐一拐的。

他停下车：“你要干什么？”

那年轻人说：“我到快活铺去找我老婆，前几天怄气走了，没想到老婆没找着，反

被人打了一顿，腿给打坏了，好不容易挨到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请带我一步。”

他想了想，在这荒山野地里，一个腿坏了的人，要想走到有人户的地方着实难，这部牛车带个把人问题也不大，就说你上车吧，我这是要到官庄去的，不知你在哪里下车？

年轻人说，我家就在官庄附近，叫太和寺，我的住处离这路不远。

年轻人上车后自报了姓氏，说姓封名固，他也回答了年轻人的提问，自己叫李兰春，落凤镇地灵村人。

兰春问封固，你这样一个标致人儿，老婆怎么舍得离你出走？

封固叹了一口气说，大概是虚有其表吧，其实我是个很没用的人，有些事真也难于启齿。唉！我好烦！我们说点别的吧。

封固是很读了些书的人，知道的东西着实不少，他讲了魏征梦斩泾河龙王，又讲了景阳冈武松打虎，再讲了诸葛亮借东风，兰春听了非常高兴，他是个没踏过学校门的人，斗大的字认得三五个，哪里知道天下有这么多的奇闻奇事？只是看戏看过十八相送、百日缘之类。他时不时赞许地回头看看那聪敏而英俊的脸蛋，旅途中有这么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相伴，真算得三生有幸。

因为是牛车，车上空处不多，封固便紧靠兰春身后坐着，双手扶在他的腰间。

又行了一段路，封固便有些不老实起来，双手在兰春背上来回抚摸，甚至捏了他的大腿。兰春痒不过，便笑道，你这是搞啥子嘛？我又不是女的，摸有何益？封固说，人生谁不喜欢美好的东西？不然就不会有花有画有草木了。你虽然个头不高，但长相非常入眼，体魄又这样健康，双腿壮如柱头，胳膊上尽是紧绷绷的肉蛋蛋，通身都是男子汉的阳刚气，所以我就有点爱不释手了……

一个普通的穷苦力，有人这么看得起，兰春是舒意的，他玩笑地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些不正常？对男人看得那么仔细！封固脸阴沉了，显出痛苦的样子。兰春以为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喜欢自己的人，便歉疚地说，我不过是顺口说说而已，既然老天爷将人分了阴阳，断没有胡来的道理，但不等于说同性就不能相悦了，男人有志趣相同的男朋友是再正常不过的，我的话你别在意。

封固依然是很痛苦的样子，说，现在世风很不好，县城里就有男婊子哩，晚上也出来拉人。兰春惊讶道：有那回事？封固迟疑了一会，愁眉苦脸地说：我看你是个很懂人情世故的人，不妨就实话对你说了吧。我十三岁就被人拐了去，在那里生活了四五年，侍候了不少流氓地痞，长大了我才逃了出来。还有比这更甚的，女人和女人也在一起歪搞，人们称之为盆碰盆，真是风不调雨不顺，天下无奇不有。兰春沉默了，久之说了一句：你也很不容易。封固说道：我一生算是被他们毁了。我出来后，也很想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我有家业，也娶了堂客，并有一子，但我不能做一个真正的男人，见了女的我心烦，见了漂亮男人我就如痴如醉，我恨死了自己，但怎么也改变不了，我和我妻子的

房事简直就不能过，那东西硬不起来。我还算个什么人？每次房事失败，我真急得想跳河。我亏欠她太多太多。但她总能原谅我。越是这样，我越难过，总想对她有个补偿，我不怕当王八，有合适的人，我一定给她来个拉郎配。他又过细瞧了瞧兰春，笑说道，你真是个可人儿，她要是不出走的话，我今天一定把她介绍给你，让她真正尝尝做女人的滋味。

兰春说，你这话就说远了，老古话，能穿朋友的衣，不欺朋友的妻，你虽然有了这样的毛病，但病总有好的那一天，你也别太折磨自己，人生随缘。

到了官庄附近，天已黑下来了，镇边又设有关卡，进镇已无可能了，由于封固盛情相邀，他只好将车赶到了太和寺。进了封固的家，他的妻子已经回来了，堂屋的火生得旺旺的。山里人习俗，一年四季都生火，可以逐蚊赶邪，又可抗阴冷。封固高兴得什么似的，没有老婆何成其家？其实他老婆商菊并没有弃他而去，而是上远房亲戚家去给他弄药去了。她觉得封固家境不错，人也温良，只是那东西不行，但也必定是受人害的，怪不得他。再说人生的乐趣也不全是在这方面，何况他们已有一个三岁的儿子，耳鬓厮磨也是一种幸福，前两天拌嘴并不全是为这个。

当时夫妻俩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米饭，韭菜炒鸡蛋，一大钵平时封固捉来的团鱼，还有盐菜蚕豆之类。因孩子去了外婆家，他们三人喝着自酿的黄酒，慢慢地消了夜。

在安排住宿的时候，封固很想和兰春睡在一起，他看着兰春那带笑不笑的样子和全身突起的肌肉，心痒难禁。但又挡不住老婆的威力和兰春的一本正经的神情，只好安排兰春住他们的卧房，他们自在火墙边打个地铺。由于赶了一天的车，又喝了不少黄酒，兰春眼睛皮早打架了，封固在他耳边说的少时就叫老婆来陪的话也没听真。

这边夫妻俩一边向着火，封固竭力劝说着妻子，叫她消魂一夜。说，他一个远方人，睡一晚就走，人不知鬼不觉，我们住的又是独林子，人生机会难得，你就别错过了吧。他妻子先是不肯，封固说多了也未免心动，天下很少有人明明白白地将妻子送人的，他这是真疼她。但面子总还是拿不下来。封固想了想说，你给他送碗开水进去吧，我自到外面去吸一会鳝鱼去。

商菊端了碗水推开房门，只见兰春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灯也没吹，农村人是没有内衣的，睡觉都是赤身裸体，兰春仰八叉睡着，全身肌肉发着迷人光彩，那东西挺得老高老高。这是商菊从没有见过的，不由得呆了。这时的伦理道德她全忘记了，一股本能使她走了过去，轻轻将那东西把玩，又全身抚摸着雄健的肌肉。兰春以为是在做美梦，很自然地哼着笑着，商菊不顾一切脱掉自己的红布衫绿裤子，光溜溜躺了上去。

这时兰春醒了，但木已成舟，想当时封固说的补偿的话，便放心大胆地弄起来。真是久旱逢甘露，两人都云里雾里了。不久封固走了进来笑着说，我不是想搅你们的好事，是想看兰春兄弟通身是个什么样。他老婆笑道，不长进的东西，狗改不了吃屎！兰

春已快活得两颊潮红，感谢地望着封固直笑。封固说，便宜了你们我可熬着。兰春说，你要喜欢那东西，以后吧，现在你去给我把牛再喂一遍，那可是我们老板的命根子。

封固出去了，兰春又爬上商菊的柔软肚皮癫狂起来。商菊边哼哼边摸着兰春的滚圆屁股说，你是有老婆的人，瘾怎么这么大？像是要把我吃了似的。兰春一边动一边说，我那婆娘不中用，中看不中吃，今天我才第一次知道女人的极乐世界。

正当他们得意忘形之时，突然门外枪声大作，子弹频频飞过屋顶，只听封固在前院大喊，兰春兄弟快跑，住在太和寺的丘八们火并了，他们正抓人当炮灰，做民夫。这时枪声越来越远越来越密，一颗子弹从房中穿过将灯打熄，商菊筛糠起来。咚的一声，封家大门被撞倒了，封固又高声大叫，兰春兄弟我已被抓了，你快跑呀。兰春急抓了一套衣服穿了，商菊掙他从后门快逃。刚出后门，几个丘八举着火把追了上来，并不停地放枪，子弹唿哨唿哨从头顶飞过。听丘八们嚷道，是个漂亮的娘们，快抓住她弟兄们乐一乐。兰春不知所云，反正拼命地跨沟越包地向前跑。嘎！一颗子弹从他腋下穿过，把胳膊划伤了一层皮，他吓了个半死，但还是不停地跑。丘八们又追了一程，大概是累了，嘶嘶着站在那里。兰春飞快地越出他们的视线，顺一条山沟向前跑去。也不知多长时间，除了深山的黑坳再也没有了什么声音，他才在一片竹林中歇下来。这时他才感到伤口剧烈疼痛，头也有些昏，血已湿了半边衣裳，他靠着一棵大竹坐了下来。

不久，东方出现了鱼肚色，这时他才看清了，慌忙中他穿的是商菊的绿裤红衫，怪道丘八们说他是女人。这时他也看清了，这里是有名的宋家大竹园，青翠翠的大竹一眼望不到边，不由毛骨悚然。因为这林子十分猛恶，常有野兽出没，特别是人们传说的人猴。离宋家大竹园不远有一村落，一户人家有俏媳妇上山捡枣子，说被野人家弄进竹林过了几天，回来不久就有了身孕。由于世道荒乱，怪事迭出，如母鸡学公鸡叫，狗仿人哭等等。这俏媳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竟生下一对像猴的男婴，家人骇异，本要丢弃，但其祖母说，或恐是上天什么星宿下凡来到这里，触怒了神灵怕担当不起，还是尽心养着，不伤害它，谅它也不会伤害我家，只是尽量放在后院，不要让人看了造谣生事。但是人口如风，这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于是便有玩把戏的人出高价来买，它祖母死活不肯。说也怪，它俩只听祖母的话，连它们母亲也难于近它们。待长到十五六岁时，祖母去世了，它们便跑进了深山。它们的生活完全和猴子一般，不会讲话，但比一般猴子懂得更多人事。自到深山以后，由于年龄成熟，便经常骚扰大姑娘小媳妇，因此，年青女人们就连男人也很少进这个竹园。兰春想，但愿自己不要再背时……

突然，一阵风过，面前跳出两个人来，黄毛火眼。兰春还没来得及反应，便左右耳门各挨了两掌，于是便云里雾里分不清天地了。他感觉它们在嬉笑着将他往什么地方拖。又过一会，他感觉它们在撕他的衣服。先是觉得有人在肚皮上乱折腾，大概是找不着门户，继而他被翻了身，那便道就疼得他七佛出世。他想翻身起来，浑身却没有四两力。

太阳升得老高了，他才完全醒过来，猴人已不见踪影。他躺的是一个软绵绵的草窝，害得他成女人的红衫绿裤全撕破了，身上也被抓了许多血痕。他哭不是笑不是，恨不是怨不是，只是觉得乘除加减报应甚速，淫人妻女，必被人淫，但这人妖颠倒，恐怕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了，我李兰春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怕猴人再次回来，他用破布裹了伤口，又胡乱将羞遮住，慢慢步出大竹园。因为这副模样，是不好白日上太和寺去看究竟的，只好找个安全的地方，挨黑时再寻封固他们。

夜半三更以后，他摸进了太和寺，封固的房舍已化为一片废墟，青烟还不停地袅绕着，封固商菊不见踪影，那牛车和黄牛当然更无处可寻了。正在惆怅伤痛之时，一个人走上前来问道，大姐，你是谁呀？兰春借着星光看清了，来人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兰春说，我不是女人，是封固的朋友，因故错穿了衣服。我想问问封固和商菊的情况。那青年不由落下泪来，说自己是商菊的弟弟，昨晚整个太和寺村都遭到了丘八们的洗劫，好多年轻人被拉走了，也死了不少人，封固和商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合家悲痛，叫他在此守候消息。

当夜那青年给兰春弄了衣服，又弄了些吃的，二人背靠背相守着。

天明，商菊的弟弟商一对兰春说，朋友情你也尽了，长守也无益，这里有我就够了，你就还是去谋生吧。兰春想也是，老板对自己那么好，如今丢了人家的牛和车，也该去有个交代，要打要骂随主人的便。

他回到茅草庵，主人早已知道官庄镇附近发生兵变，因此并未责备他什么。只是也是小本经济，损失了牛和车，也再雇不起人了。但还是留兰春住了些日子，帮他养好了伤，又给他了一担木炭，叫他变卖些钱或回家或再到其他地方去找事做。

兰春给老板作了揖，表示了深深谢意，挑着担，沿途忍饥挨饿，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家乡。

兰春终于看到了他生长的村子地灵村的那棵遮天大树，仿佛有如隔世。他加快脚步向村里走去，扁担在他肩上吱呀吱呀响个不停……

这地灵村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有二三百户人家，住着十来个姓氏，姓李的是大姓，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多数居在村中，据说是腾王李元婴的一个后代叫李尚达的人，从江西到此落的户。

地灵村算得是一块风水宝地：土地纸一样平，东西南北皆有大树护岸的潺潺小溪，前面二三是烟波浩瀚的春江，后面二三是连绵不断的天韵山，青山秀水，风光本已亮丽，加上桃李争艳，梅桂吐芳，鸟唱蝶舞，鹤来雁往，真算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

得天独厚，大概李尚达及他的儿孙们又有过人之处，在这庄户人大多住草屋窝棚之时，地灵村李姓人家却是一溜的砖瓦房，前后两条如街市一般，所以闻名遐迩。

无论是站在诗情画意的春江，或是风姿万千的天韵山，都能看到地灵村有一遮天大树，枝繁叶茂亭亭如华盖，一年四季浓如翠墨地罩在云空上，人们叫它秋树。树下住着一户人家，姓李名朝，世代务农。

这日，已是太阳偏西了，日光淡淡，北风凉凉，时令已到了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的地步，那杨柳桑榆已十成黄了八成，冷风一过，便无边落木萧萧下了，梓树叶子也红成了二月花。李朝的母亲孔老太和妻子吴德英各架着一辆纺车，呜呜不停地抽着线，花絮飞满了屋子。紧赶慢赶总算看到小竹箩里棉条不剩几根了，而纺出来的纱亭已堆满了米筛，孔老太这才长长出了口气，对吴德英说，你就歇歇吧，怀身大肚的，转了一天的纺车，大概累坏了。

吴德英笑道，哪有那么娇贵？倒是您先在靠椅上靠着休息一会，我来把这几根纺完。孔老太说，那我们都起来活动筋骨吧，反正所剩无几，而且纱也是要拐的。

婆媳二人各拿着拐纱扒上好纱亭，走到秋树下拐起纱来。

正拐着纱，突然听到兰春屋里吵声大作，正惊疑间，一个小媳妇歪歪斜斜撞过来，轰的一下跪在吴德英面前哽咽着：“婶娘救我、婶娘救我！”

“哎呀！这不是寒露吗？怎么了？快起来。”吴德英忙去扶小媳妇，小媳妇却不肯起来，嘴里念着救我救我，便一下栽倒在地上。看那脸上的潮红，孔老太、吴德英知道她病得不轻，忙把她扶进屋里，吴德英到厨房端水，又拿了半边破瓷碗来。吴德英扶着寒露灌了些水，孔老太将瓷碗磕碎了，捡了一个尖的碎片，去那寒露太阳穴上锥扎，乌血便从那扎眼里流出来。寒露苏醒了，但还是挣扎着跪着求孔老太、吴德英救她。

孔老太说：“你这是感冒风寒，重着哩，有什么事等高烧退了再说。”

正说话间，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婆拄着拐棍哭诉着来：“我前世作了什么孽，家道这么不顺？你个小烂穴的，不，你个烂鸡巴根里，为什么害我们家？”

吴德英忙扶着老人说，黄二嫂，这是怎么了？日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吵起来？

黄二嫂长长叹了一口气：“羞死我了，我也说不出口。”她指着寒露说，“你们问这个小媚妇，不，这个小混球，看是怎么回事？你叫我儿子以后怎么做人嘛！”

孔老太说：“平素你们婆媳关系很好，今天怎么这么反目，你说的什么我也没听懂。”

这时兰春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脸色铁青地走进来。吴德英说，兰春你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兰春尚未回答，小男孩挣脱他的手扑向寒露妈妈妈妈叫个不停。兰春头上一个大血包，手上也伤了好几处，好像是刚打过架似的。

黄二嫂一见儿子气不打一处来：“你个没有用的东西，搂着个男人睡了几年你就不吭声，今天还为他去拼命，我就替你无地自容！”

“妈！您就少说两句，这不都是不得已吗？谁愿意这么做？”

孔老太、吴德英心里明白了八九分：“兰春，寒露是个男的？”兰春点了点头。

黄二嫂哭丧着脸道：“瞒得我好苦，要不是今天遇到这档子鬼事，我还会被蒙在鼓里。”

什么鬼事呢？原来寒露已病了几天了。这一天老头子上山寻药去了，黄二嫂带着孙儿希奇到姨家借粮去了，兰春在外未回来。兰春住的是三间破瓦房，几年前本也是一套四合院，由于连年缺吃少穿，都拆卖了填了肚子。三间房，中间是厅堂，老两口住北边一间，小两口住南边一间，因没有窗户，屋里都很黑。住他们隔壁的是李满堂一家，按国德广兴绍世永正辈分排，李朝李满堂黄二嫂都是世字辈，李满堂家与黄二嫂家共小会没出五服算是亲房的，但由于社会的演变，已是是亲不是亲非亲却是亲了。李满堂仗着舅老官是个什么把总，家道殷实，他有个儿子叫李南山。这李南山当兵时，给一个营长当过勤务兵，混成一身流气，凭着一副漂亮脸蛋，经常寻花问柳。自从寒露到了地灵村，他便着了魔似的，成天围着转。寒露明眸皓齿身材修长，一笑百媚生，不笑也生颜色。他嫉妒死了李兰春，心里常恨恨地骂，哪辈子走的桃花运，穷酸摊了个俏媳妇。想着李兰春搂着美人快活之时，心里酸甜苦辣不是滋味，恨不得自己是个孙悟空，变个虫儿飞进兰春的卧房，一金箍棒把兰春打死，自己去骑上寒露那光滑的肚皮死死地玩。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在门前转悠，希望多看寒露几眼。看到寒露的高高胸脯，圆圆的屁股，他就直流口水，下面那东西便挺起来。有时寒露的小衣晾在外面，他见了也馋猫似的，偷偷跑上去乱啃。平日他给寒露送去一万个媚眼，可任何回应也没有。他听说女人都是喜欢大行货的。由于刚成人时他得过一种病，那家伙变得又粗又长，和毛驴的行货差不多。他很自傲，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男人。以前在河中洗澡时他曾和伙伴们比试过，尤其是李兰春，他指着兰春的下身笑道：“什么玩意儿，扣疙瘩似的。”兰春那时也十五六岁了，由于营养不良，身体还没完全发育，只道自己就是那样了，但并不示弱，说：“男人嘛有那东西就行，比什么大小？你看到过茶叶吗？抓一点泡一碗，不一定我比你差，你也许生个儿子没屁眼！”

李兰春成亲时，他曾想看他的笑话，他觉得兰春那小东西，一定不会使女人满意，夫妻一定会闹矛盾，他可乘虚而入，谁知婚后夫妻相安无事相敬如宾，令他非常失望。一个女人曾对他说过：“凭你的长相和那么个大的东西，任何女人也逃不过你的诱惑。”

为了吸引寒露的注意，平时总刻意打扮，尤其是夏天，光溜溜只穿一件黄缎子短裤，卖弄他那绸缎般的身躯，特别让那行货一大堆在那胯里鼓着，一天总在寒露面前晃几次。可那寒露面如止水不动声色，急得他百无聊赖。

这一天真是天赐良机，寒露病得卧床不起，丈夫公婆又都不在家，门又没上销，只搭了个扣，他便乘机摸进兰春的卧房，不管三七二十一朝寒露身上扑去，嘴在脸上乱咬，又把舌头向寒露口里送。寒露先是烧迷糊了，经这样一折腾有些清醒了，他还以为是兰春，嗔怪道，平时你蛮规矩，今天怎么发疯了？李南山哪顾这些，心肝肉宝贝地叫

着，用手扯下寒露的裤子，将那尺把长的硬货向寒露胯里插去。怪了，怎么没有门户？用手一摸，呀！那里也有一杆枪。南山还没撈起裤子，寒露一个猛翻身将他推置了床下，哭着跑出去了，刚刚兰春挑炭回来撞个正着，便和南山厮打起来，说他欺侮自己的老婆。李南山骂道，不要脸，你是他的老婆还是他是你的老婆？两个臭男人，伤风败俗！兰春知道事已败露，南山又这样羞辱他，气不打一处来，操起扁担就捶，那南山猪汪狗叫的，这时黄二嫂也回到了家，听到南山叫出来的话，气傻了眼也急傻了眼。闹了一阵子，那李南山负痛爬起来跑了，兰春也受了些伤。

小男孩希奇虽才三四岁，却甚是乖巧，他见寒露那样窘迫，又见奶奶不断斥骂他娘，这都是平时没有过的，便一屈腿跪在黄二嫂面前：“奶奶，饶了妈妈吧，她正生病。”黄二嫂是疼这个孙子的，见孩子这样，便一把抱起来：“我的孙，我们怎么这么命苦？”

吴德英说，事已至此，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二嫂，您也别太难过，这世道如此，人生什么样的事都可能遇到，不管怎么看寒露也是个好孩子，这几年也真难为了他，我们不能将他置于死地。

孔老太抚着兰春的背说，春儿，你看呢？

李兰春现在心里是打破了五味瓶，酸涩苦悲辣在那里乱翻卷着，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不知自己是个什么命，逆事踏至，福不临门，也许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看着寒露那无依无助的样子，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自古道，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他二人虽是假夫妻，却是相逢好似初相识，已引为知己，决不会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难来了各自飞。

李兰春掷地有声地说，同是受苦人，这几年我的日子难熬，寒露就过的更不是日子，好好的一个小子，硬要装成人家的一个娘们，他太可怜了，不能再叫他受伤害。

寒露呃呃哭出声来：“大哥，我耽误了你的青春，又给家里添了那么多麻烦，我好难过。”

黄二嫂也连忙说，孩子，你就原谅我刚才说的过火的话吧，我这也是急不择言，其实无论你是男是女，我都会一样喜欢，你在我家是那样情到理顺，又勤快又节俭，而且还有希奇给我们增添了无数欢乐，一个孩子一台戏嘛，可好人们现在成了这样，我也心如刀绞，不知以后还会怎样。说着说着眼泪穿线似的流。

孔老太、吴德英都很难过。

孔老太说，寒露，你的身世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德英说，经过这一闹，村里人迟早都会知道，那李亨无事还要找个事，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关于寒露的身世，以后再问春儿吧，现在应该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寒露必须再逃难。我家四姑妈在落花潭住，深山老林，没有多少人来往，兰春是认得四姑奶奶的，你带寒露去那里躲一阵子听听风声再说。二嫂子还要装得无事人似的，免得人们生疑。